

· 周
祺
译



寻求 光明



—— 斋藤百合的一生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• 周 祺译



寻求
光明

—— 斋藤百合的一生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粟津キヨ著
光に向って咲け

根据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版译出

寻 求 光 明
——斋藤百合的一生
〔日〕粟津喜代 著
周 祺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25 插页2 字数122,000
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27-1524-8/I·912

定价:3.90元

(沪)新登字111号

中文版序

日本盲文图书馆理事长
本间一夫

日本出版业繁荣，推出了许多好书。特别是“岩波新书”系列，在社会上有很高的评价，每位作者甚至能为该系列撰写作品而感到自豪。迄今为止，在“岩波新书”的作者中，有两位是盲人。其中一位，就是本书作者栗津喜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栗津先生的这部作品曾经三次获得颇具影响的奖励，还曾连续三周在日本广播协会电台(NHK)播出。尤其是这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出版，这在全日本盲人作者的作品中，也属首次。

本书描写了我们盲人中有学问、有见识的老前辈斋藤百合的一生。处于太平洋战争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盲人女子，在社会上遭人歧视，即使在婚姻和就业上，处境也十分艰难。目前，日本盲人女子的状况已大有改观，几乎已经感觉不到男女之间的差别了。不知中国的情况如何？

唯一使人感到遗憾的是，栗津先生已经在四年前去世。作为一名基督教徒，她从天堂看到本书在中国出版，一定会感到高兴，并表示感谢的。

一九九二年十月

序 言

远见卓识的盲人女性前辈斋藤百合先生逝世至今，已经有四十个年头。百合先生和她丈夫一起，终生呼吁提高盲人的文化水准，晚年为盲人女子的教育和保护，开始了“阳光会”事业。“阳光会”充满了盲人女子自立的气魄，尽管规模很小，但是完全具备了现今福利中心的雏型。

我就是“阳光会之家”成长起来的一名盲人女子。

几年前，为了宣传先生的伟业，追溯先生的一生，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盲人的烦恼和希望，我开始收集资料，走访了许多百合先生的朋友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在年轻时曾经帮助过“阳光会”的深津文雄先生（现“蟹田妇女之村”负责人）、以及安垣荣一先生（福岛市樱花圣母短期大学名誉教授）、本间一夫先生（日本盲文图书馆馆长），热情地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。

根据这些资料，再加上百合先生的亲身教诲和笔者自己的一些回忆，我开始了写作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盲文原稿被抄成了普通文字书写的原稿，这就成了本书的初稿。在这期间，百合先生的事迹开始在朋友之间传开，拙作的复印

件，也转到了岩波新书编辑部并引起他们的关注。由于这个原因，为了能使更多普通人理解，从这时起我开始了原稿的修改工作。

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帮助，一个盲人是不可能完成这部铅字排印的书籍的。那是“失明女子援助会”的朋友们直接帮助了我。当我开始收集资料的时候，以东京女子大学时期的同学为中心，成立了“援助会”这个组织。“援助会”根据“理解盲人女子的艰难生活，让更多的人听到她们的声音”这个宗旨开展工作。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，成了我名副其实的眼睛和双手，她们象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给予我积极的帮助。从陪同外出采访，去图书馆、报社、区公所查阅资料，直至将盲文原稿誊清在普通稿纸上并作修改，录音后又送我审听。这样的工作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。

在对原稿作修改时，从作品的框架到文章的细节方面，广播作家林小枝子女士都给予了热忱的指点。她重新翻阅了我收集的资料，又作了深入的调查，发掘出了新的事实材料。这一切，对于一个“阳光会”的寄宿生、仅与晚年的百合先生一起生活过的我来说，无疑是难以把握的侧面。当聚集在朋友家重新阅读原稿时，对于以前并不透彻理解的百合先生的女性观以及盲人女子教育论，我才有了充分了解。同时，也使眼睛明亮的朋友们关心起盲人女子的艰难生活，加深了对她们的了解。完全失明的百合先生尽管是盲人的先驱，当时几乎还是默默无闻。由于林女士的努力，百合先生将作为明治、大正、昭和动荡时代的优秀的日本女子，被载

入史册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百合先生的命运和日本的妇女史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“阳光会”的支持者、曾担任宫崎盲人学校校长的盲人河野宪利先生，百合先生的三女儿斋藤美和女士都鼓励我，并给予全力帮助。筑波大学附属盲人学校的下田知江先生，在盲人教育方面给了我许多指教。林女士的朋友安达淑子女士，帮助编制了年表。在岩波书店工作的同窗名取涌子女士，根据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实际经验提出的忠告，尽管对我来说有时过于严厉，对完成本书却十分难得。

以战败为分界线，现在日本残疾人所处的环境，已发生了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的变化。从一九四八年起，盲童也能和普通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，社会保障也得到落实，生活在最底层的盲人女子已不复存在，福利制度也有了改善。由于学校敞开大门和社会的理解，除针灸按摩之外，盲人女子从事其它职业的人也逐渐增多。尽管如此，盲人女子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。“挣脱失明的束缚，像普通女人那样生活。为此，必须实现日常生活的自立和具备经济能力，并且勇敢地面对婚姻。”我认为，百合先生反复强调的这些话，对于现代盲人女子来说依然具有激励作用的。读者如果能通过阅读本书认识到这一点，笔者将感到万分欣慰。

在此，要感谢新书编辑部不辞辛劳的田畑佐和子女士，由于她的努力，使一向鲜为人知的盲人女子世界的情况有机会披露于世。

最后，对充分理解盲人的内心并撰写“解说”，使本书得

以完成的林小枝子,以及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姓名的众多热心人士,谨表示感谢。此外,我的家人自始至终地支持了我。

衷心地感谢大家。

栗津喜代

一九八六年五月

目 录

序言	I
一 下决心之日	1
1. 受辱	1
2. 觉醒	3
二 从童年到少女	6
1. 母亲的婚姻	6
2. 失明	8
3. 学艺	10
三 在岐阜育盲院的日子	13
1. 森卷耳院长和育盲院	13
2. 淘气的野口小鹤	16
四 青春	21
1. 接受洗礼	21
2. 盲文翻译	22
3. 去东京	25
4. 被禁锢的恋情	27
5. 爱罗先珂	34

五	理想的火焰	37
	1. 入学东京女子大学	37
	2. 尼古拉教堂的复活节晚宴	41
	3. 学生生活	48
	4. 女作家之梦	54
	5. 和丈夫在一起	57
六	“阳光会”事业	62
	1. 妇女会的成立	62
	2. “阳光会”的活动	67
七	创办盲人学园期间遭受的挫折	74
	1. 学园的筹建	74
	2. 海伦·凯勒女士欢迎会	79
	3. 盲人女子高等学园的结局	88
	4. 金井(栗津)喜代	93
八	“阳光会之家”	98
	1. “阳光会之家”的五间屋子	98
	2. “阳光会之家”的日常活动	101
	3. 夜晚的团聚	108
	4. “阳光会之家”的人们	111
九	支持“阳光会”的人们	114
	1. 工作人员和服务者	114
	2. 斋藤武弥和斋藤家的孩子	119
十	疏散	133
	1. 疏散地——五轮神社	133

2. 村民的帮助·····	136
3. 深夜出诊·····	140
4. 被迫再次疏散·····	142
十一 归天·····	147
1. 回到东京·····	147
2. 最后的日子·····	150
译后记·····	156

一下决心之日

1. 受 辱

1916年6月中旬的一天午后，斋藤百合正独自一人从东京杂司谷并不太高的丘陵地，顺着斜坡往护国寺方向走去。这一带她已经很熟了，不拄手杖也能行走。随着低齿木屐发出的声响，她轻快地往澡堂走着。提在手里的小铁皮水桶里，肥皂盒发出了哐当哐当的声响。百合虽然双眼紧闭，脸上却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喜悦，显得神采飞扬。她新婚不久，而且再过二个月，就要当母亲了。

百合幼年失明，作为岐阜育盲院的公费生，度过了她贫穷的少女时代。在育盲院，百合出众的才能得到了人们的赞扬。后来她作为育盲院的保送生，就读于公立东京盲人学校师范专业。这所学校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盲人学校教师的机构，也是为盲人开办的最高学府。

1915年的秋天，百合和盲人学校时的同窗斋藤武弥结婚了。武弥患有先天性弱视，在一所外科医院担任按摩师。他们两人在离母校不远的北丰岛郡高田村的龟原（现为东

京都丰岛区杂司谷一丁目)借了一所小房子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为组成这个新的两人家庭,百合已经整整盼望了两年之久。

当时,有严重残疾的女子,被认为是无法和不能结婚的。按惯例,盲人女子只要父母亲有经济能力的,或者靠自己的手艺能过一辈子的,自然而然地都断了结婚成家的念头,任凭命运的摆布独自度过一生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尽管已经获得了任教资格,当上了教员,今后的生活有了保障,百合还是毅然放弃了任教,和自己选择的丈夫组成了家庭。在百合看来,这是一种经过自己的努力争得的幸福。因此,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爱情上,这种生活都使百合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。此刻,她正沉醉在这种令人感到自豪的幸福之中,顺着坡道慢慢地走着。从杂司谷墓地吹来的和风,夹带着青草的芳香。百合身穿夏季单和服,心情十分舒畅。

正当这时,对面走来了一个男人,边走边哼着小调。“大概是个手艺人吧,”百合凭感觉猜测时,那男人已经擦身而过。“按摩的,那是谁的孩子?是在什么地方捡的吧!”挨近百合时,他在百合的耳边轻声地说了这么一句。百合的脸色,一下子变得苍白了。她委屈得身子直打颤,一下子竟说不出话来。但她生性倔强,正要振作起来回击时,那男人已经走远了,只有渐渐远去的竹皮草履声还隐约可闻。

2. 觉 醒

这天斋藤武弥出诊后回家，已是傍晚以后，妻子没有像往常那样飞奔似地前往门口迎接。他踏着咯吱作响的楼梯来到楼上，只见妻子一动不动地默然坐着。武弥把自己宽大的手掌按在妻子肩上问道：“怎么了，未来的母亲？”

话音未落，百合一下子失声大哭起来。方才气得身子直发抖时百合没有流泪，现在却再也忍不住了。她抱着丈夫的身子，一个劲地痛哭着。

少顷，武弥听完百合的述说，平静地说道：

“你只是因为受人嘲弄才感到生气，但是，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个男人，这孩子的父亲是谁。不知有多少盲人女子，却连这点都无法回答。有许多人甚至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没弄清，就不得不当上了母亲。你也一定想到过这些人吧。未婚盲人女子所生的孩子，不得不背负双重的命运包袱生活在世上。他们自己是私生子，母亲又是残疾人，必然受到世人的歧视。孩子一出世就背上这样沉重的包袱，对母亲来说，根本谈不上生儿育女的喜悦以及做母亲的幸福。如果可能的话，真不愿让他们出生啊。”

“是啊，确实是这样。”听了丈夫的这番话，百合才注意到了这一点。

百合度过的这二十五个年头，虽然贫困，但决不凄惨。

在盲人学校，她度过了二十五年中的大半时光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盲人学校是一个温室，使她免受世间的炎凉。当时，一般的盲人女子为了谋生，大多只能从事按摩业。“女按摩士”几乎成了她们唯一的职业。按摩是一种怎么样的凄惨职业，百合是十分清楚的。她觉得，和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相比，这似乎是一个十分遥远的世界。漆黑的夜晚，以按摩为业的盲人女子在街上四处揽客，被人叫去按摩。有时是在幽深卧室的床上，有时是在放荡不羁的旅馆，连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也不得拒绝。干这种职业的，经常置身于诱惑和危险之中。可是为了生活下去，即使再危险的地方也得去。她们的雇主中，也有硬逼她们这样做的。按当时的风气，连夫妻并肩走在一起也会遭人白眼，这些地位下贱的女按摩士被人蔑视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“按摩”这个词，成了盲人的代名词。盲人女子，都被叫作“女按摩的”。

“按摩的，那是谁的孩子？是在什么地方捡的吧！”那个从身边走过的男人说的这句话，像针似地刺痛了百合的心，使她感到痛苦，武弥能够理解她此刻的心情。武弥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，从小被人收为养子。因为弱视，经常受大伙的排挤，遭受欺负。从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被人歧视的痛苦。

“盲人的地位，必须得到进一步的提高，这必须发挥大家的力量……不过，没有每个人自身的觉醒，也不会有个人的幸福以及盲人整体地位的提高。我们必须努力的，是如何去做到这一点。”